

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
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
約翼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
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
聞矣天中記

銅

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瑩在人間者紫
褐而朱班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者凡辨古彝器夏款
嵌以金商款質素周款雕巧以織古敦鬲以丹砂鷓班
爲尚今以漆古頡古文爲尚古器尚大今器尚小玄覽

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
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何如鈞對曰人盡
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搥不
受而走豈爲孝乎鈞曰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烈慙而止今嘲富者亦曰銅臭釋常談

門村朱家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初不以爲異
後有農墾田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于市朱因得之
以合盆影不差毫厘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華夷考

鐵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

楚王命鑄邪鑄爲雙劍

列士傳

朱

楚王與群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是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異苑

鑲鐵出西番面上有旋螺花者有芝蔴雪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礬礬之其花則見價值過于銀古云識鐵強如識銀假造者是黑花宜細驗刀子有三絕大金水總管刀一也西番瀉瀉木靶二也韃靼樺皮鞘三也嘗有鑲鐵剪刀一把製作極巧外起花鍍金裏面嵌銀回回字者

夷門廣牘

珠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

珠在腹

全雅

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走母綠者是

雜史

青珠兒出西番諸國色青如翠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者顏色好者直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但夾石粉青有油煙及色老者價低土番回鶻國珠兒顏色不甚好多似好靛石或云灰塵迷眼以珠兒拂之則明也

春秋吳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憂而釋之○戰國時張丑爲質然于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

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而王不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剗子之腹反子之腸矣吾且就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吏恐而放之

太平御覽

汝南李敬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

後漢書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

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勸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倘窀穸不爲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竒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代醉編

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珠大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縱視目不甞捨如是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欲買珠耶胡云果若見賣當

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酬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之腿肉中還西國僧尋聞奏則天勅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剖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實可得則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

廣異記

咸陽嶽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爲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

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于旅邸夜聞諸胡鬪寶攝衣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揚州取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怍飲樂十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羣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群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璫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

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固執不與後數日復持珠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旣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所煎醍醐塗船當得便風還家悉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

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卽尊位乃建道場焉

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物閱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僧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酬直居數日賈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酬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闕寺求寶見珠大喜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直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廻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

江書 卷七十八 五十四 朱
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
主寺主許喏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
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
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
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
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
中水泉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後行
軍每苦渴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
冷流汎而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
之 廣艷異編

柳州種甘棠有光夜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
異物集吏卒碎柱乃大蜈蚣長巨柱腦中得珠大如鷲
卵圓瑩光彩 夷堅續志

洪州胡氏子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少者氣狀殊偉此子
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刀漸豐足鄉里咸異之一日
主船載麥沂流詣州市江岸險絕截流而渡船勢抵岸
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
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
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
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

有物因令左右斲之得金五百兩賚之還家他日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是精神耗減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錄異

金陵人楊參以叅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析之得人若且暝湯飲之活曰我郡邑村民與其某業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乘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螫亦弗覺腹饑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

饑但瀾漪味苦甚而縛袞其身成毬迷冥且死雷動龍起舞青旻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急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繩一詢得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獄成以聞于朝棄市殺人至沉海底寃且絕矣乃乘龍登天而直造訟庭身有八翼喙且三尺矣由是而觀二人竟死平地海底豈死人地哉

耳談增

劉氏鴻書卷七十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入

中華民國

圖書

六

珍室

第七十九卷

珍寶部二

玉

于闐國

玉虎

玉馬

玉枕

玉人

玉魚

玉辟邪

玉環

玉帶

璧

寄璧

返璧

玻瓈

鞞鞋

猫睛

水晶

珊瑚

出南蕃

玉京夫人

如酒色

千年冰化

身大枝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璫 玳瑁 蠟子

一鐵璫 白多黑少 一錢十萬

琥珀 瑪瑙

楓木之精 惡鬼之血 錦江合子

寶母 鶴頂 犀角

加至千萬 魚頂鮑 栗紋栗明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鷹嘴香 砂磧間 鷹鷄糞中

三代珍瑞 相承寶重

佛鉢 骨黃 古物 古鑄

千斛不滿 雜烹之名 信愛古物

三代器

卷七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九

珍寶部二

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
 靈泉應手而生器物白色為上黃色碧色亦貴更碾琢
 奇巧敦厚者尤佳有瑕玷敲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溫潤
 者價低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飡色油色及有雪花
 者皆次之黃玉如栗者為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者次之
 碧玉其色青如藍黑者為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次

之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少見綠玉深綠色者爲佳色淡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玉之最下者

夷門廣牘

秦始皇令蒙騫伐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巧命刻玉以爲虎虎卽躍去遣邏侯捕之竟不得至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闔人驚焉命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爲瑞遂建白虎

山堂肆考

王騰新蔡人自九州到常山真定縣遇天大雪平地數

尺見一所雪融不積騰恠使人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咸以爲異上表獻之

臧榮緒著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闔宦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卽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

未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
神物憑之也

拾遺記

隋大業四年幸汾陽宮有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
寸着大領衣冠幘詔問羣臣莫有識者崔頤對曰謹按
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卽是漢文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
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
之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雒嶽
神自見臣敢稱慶

國憲家猷

唐楊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
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天中記

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非人
間所有奇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
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下輔國惡其
恠碎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

五色線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
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
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
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恢復記

高麗國嘗遣使謝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

者金主曰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璧

魯鄆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懽我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托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

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

所沈璧卽江神返璧處也

水經注
珍寶襍 玻璃 鞞鞋 水晶 珊瑚

玻璃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晶相似器皿皆多碾雨點花兒者是真其用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與

琉璃相似

夷門廣牘
鞞鞋李章武與王倡往來死後李經所居見王來同寢

將曙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檠葉贈曰西岳玉京夫人所遺鞞鞋寶也

彙苑
貓睛出南蕃性堅黃如酒色睛活者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與貓兒眼睛一般者爲好若睛散及死而不

活者或青黑色者皆不爲奇大如指面者尤佳小者價輕宜相嵌用

波斯志

水晶古云千年冰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冰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爲佳凡器碗盞素者爲好但碾花者必有節病出處多倭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事物紀原

珊瑚樹生大海山陽處水底海人以鐵網取之其色如銀珠鮮紅樹身高大枝柯多者爲勝但有髓眼及淡紅色者價輕此物貴賤並隨真珠枝柯巧斷者用釘梢定鎔紅蠟粘接宜仔細看如有零碎材料每兩值價如金

列錦篇

寶璫 玳瑁 蠟子

寶璫出于闐國其貢使每來必携一寶璫往反如是主客官視之一鐵璫耳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璫者投以水頃之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夷門廣牘

玳瑁出南蕃大海中白多黑少價高黑班多者不爲奇有黃紫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細驗之產于南蕃海洋深處白多黑少者價高但黑班多者不爲奇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其地漁人常携一二獻官皆小

者耳此物狀如龜鱉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卽玳瑁也取
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之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落
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唐敬宗寶曆元年南昌
國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時上置殿
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終不竭焉寶苑
蠟子出南番西番性堅有紅蠟紫蠟亦有酒色者俱明
瑩有大如指面亦有小者多儘大儘貴古云蠟重一錢
價值十萬可相嵌釧鐲碗蓋戒指用自然生成者好碾
琢者不佳假造用藥燒成者內有氣眼波斯志

琥珀 瑪瑙

琥珀出南番西番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爲琥珀其色
黃而明瑩潤澤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
有香者謂之香珀鶯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深紅
色者謂之血珀此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蟻蜂松枝者甚
可愛此物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少離寸許吸映之
則自然飛起假者以羊角染色爲之奇玩林

瑪瑙者乃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
方羣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嶽數年
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
白堊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

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瑪瑙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爲器名山藏瑪瑙多出北方南番西番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刀刮不動凡看碗盞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不夾石者爲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江花者謂之錦江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黑白相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此幾種皆貴有淡紅色者謂之漿水瑪瑙有紫紅花者謂之漿斑瑪瑙有海螵色者兔面花者皆價低凡器物刀靶事件之類看景好碾琢工夫及紅多者爲

上古云瑪瑙無紅一世窮

醉目編

寶母 鶴頂 犀角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勲戚歷任王官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由是窮匱爲士旅所擯因避亂將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中見有地氣衝上直數十丈從而尋之石澗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紋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取歸寘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

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
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坐于
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踰徑寸餘
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二或三悉是寶
至坐末諸胡咸笑戲謂生曰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
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于坐首禮
拜其足生初謂見謔不勝慙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
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
遂大言索百萬衆皆怒言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
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

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比歸皆
獲厚償豈止于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
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致壇上一夕明珠
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因得財倍其先資云

艷異編

鶴頂出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鮐紅如血故名鶴魚今
用龜筒夾鶴魚鮐爲梳故名鶴頂梳

犀角出南番西番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好及正透
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花兒不好者但可入藥用其
紋如魚子相似謂之粟紋每粟紋中有眼謂之粟明此

謂之山犀器物要滋潤粟紋綻花兒好其色黑如漆黃如粟上下相透雲頭雨足分明者為佳有通天花紋犀備百物之形者最貴有重透者有正透者此二等亦貴有倒透者此等次之有花如椒豆斑者色深又次之有黑犀無花純黑者不佳凡犀帶多有偽飾夾片及用藥染黑者最宜驗辨

夷門廣牘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番禺牙僧徐審與舶王何吉羅洽密不忍分別臨岐出如鳥嘴者三枚贈審曰此鷹嘴香也價不可言當時疫於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

闔門獨免又呼為吉羅香

清異錄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石產西域諸國往往得之河北砂磧間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以之鑄鏤無堅不破

齊東禁語

又云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

鷹鷄打食同肉喫于腹中而土人于鷹鷄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偽于炭火中燒紅入醞醋中浸之假者踈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內搗之嚮者是也

紺珠

又云生西域百丈水底磐石上如鍾乳土人沒水覓得

夷門廣牘

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及嚴助為會稽太守仲遺

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于助曰三代之珍瑞靈奇之
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赤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青
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
綬消氣鄣霞伏蛆蟲彙苑

回回石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
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鈔一十四萬錠
用嵌帽頂上其後累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
大朝貢寺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彙苑

佛鉢 骨董 古物 古鑄

佛鉢出佛樓沙國受三斗許厚可二分青玉也貧人以

少許投中卽滿富人投雖千斛不滿

象教皮編

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五侯鯖卽此義也
後賣寶貨諸物兼備者故謂之骨董舖董者言其總也

謬稱爲古董

原始秘書

宋江夏王義恭信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
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見
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筠擎送之牋曰承復須
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因話錄

古鑄以蠟爲模紋細如髮勻淨分曉識文筆劃如仰瓦
不深峻大小如一稍有模糊不勻淨端正者野鑄也款

乃花紋以陽飾器皿居外而凸者乃篆字以紀工所謂
銘鼎居內而凹者三代用陰識其字凹漢用陽識其字
凸起間有凹者亦陰鑄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但有陽
識不必辨別其斑色決非三代器也

劉氏鴻書卷七十九終

第之八十卷

器用部

筆

養筆

三品

龍鬚友

宣城筆

墨

隄糜

龍劑香

七十枚

硯

三災石

硯作聲

滌硯

真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印 鑪 鼎

壽亭侯印

博山爐

神鼎

九鼎

刀

刀神

萬人

神刀

劍

天子劍

豐城劍

神劍

藕中劍

異劍

吳鈞

矛盾

殺二子

子矛陷盾

弓 箭

弓神

九年弓

神臂弓

出箭鏃

節度 旄頭

三節

觸山截水

舟

沙棠木

神舟

車

指南

馳逐車

車轄金鳳

簾

夜明簾

劉氏鴻書卷八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器用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筆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惜其色養硯以綾文蓋隔其塵養墨以豹皮囊遠其濕

文房寶飾

梁元帝爲湘東王嘗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管書之

萬花谷

郗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有貴

人遺金龜並枝蓋石簪咸與弟子曰可市筆三百管退亦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

龍鬚志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當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類說

墨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糜大墨一枚按前漢書地志有

右扶風隃糜縣卽其縣所供之墨耳近世好奇者稱墨

曰隃糜楊用脩云犀渠歲暇隃糜日親

漢官儀

元帝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墨之精墨松使者也凡人

有文者其墨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陶家餅餘事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此一通人之一蔽也

初潭集

硯

蕭功曹文爽兼人而矜躁爲甚嘗至倉曹李韶家見歛硯頗良旣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災文辭不擾硯二災愈几狼籍硯三災

堯山堂

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硯忽作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後果入臺輔今直閣范舍人果言頃直館於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几案上所用硯忽作數十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竟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旣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國老談苑

或謂坡公吾往端谿爲公購硯坡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坡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坡曰真硯不損

坡集

印 爐 鼎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畱長沙官庫吏見印

上時有光焰白於宮乃遣人送荆門軍關侯祠中光恠
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
光焰四起衆皆驚愕不復獻

雲谷雜記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一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
曰此物質重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
晨興見發清煙此香爐也語其處得之

集異記

黃帝之治天下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
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山上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黃帝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

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

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子華子史記

周赧王八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惠公患之以告顏率
率曰大王勿憂臣請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秦
爲無道欲帥師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自計與秦不
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重寶也願大王
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秦兵罷
齊將取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
之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
九鼎不識何途而致之齊王曰將寄徑於梁率曰不可

夫梁之君臣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
梁必不出齊曰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謀之
革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率曰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瓿可懷挾提
挈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灘然止於齊者昔
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
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
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王曰子之數來
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
待命齊王乃止

戰國策

刀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月丙
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

吳喜志

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刀銘曰
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刀劍錄

蒲元性多奇思出于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
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
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
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
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

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太平御覽

劔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寓居窮谷裡有人鑄劔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曰爲天子鑄劔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曰此名爲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兇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

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歛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七首投于爐中俄而煙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劔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逢一野人于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劔成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卽持劔授皇上皇上賜高祖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于寶庫白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蛇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初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拾遺記

雷煥爲豐城縣令掘獄得二寶劔以西山北巖下土拭之光芒豔發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

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拭之倍益精明

晉書

劉淵族子曜嘗隱居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劔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時變爲五色後曜遂爲胡王矣

十六國春秋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躋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一丈大至合抱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劔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能識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西陽雜俎

鄭雲達少時得一劔鱗甲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劔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劔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砍之不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西陽雜俎

吳鉤 矛盾

春秋闔閭旣寶莫邪復詔有善作鉤者予百金乃有貪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而成二鉤者鉤師向鉤呼二子名一吳鴻一扈稽二鉤雜於衆鉤中忽應聲雙著于父

之胷前王驚而賞之○吳鉤刀名似彎刃非劍也越絕書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所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
子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矛盾者本此
意林

弓箭

龍蛇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
曰遠望箭之神名曰續長

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
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不復見君而歸三日死景公

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集于
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餘于石梁關子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三子适遵邁並中詞科上曰洪皓
身陷虜庭乃心王室三子皆中詞科忠孝之報也又李
平叔云洪氏兄弟應宏詞以克敵弓爲題洪惘然不知
所出有巡鋪老卒問曰此題官人知之否洪笑曰非爾
所知卒曰不然我韓太尉世忠部曲日見有人以神臂
弓舊樣獻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
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主文大驚喜若神助其
中焉山堂四考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弔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而鑿骨且楔于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節度 旄頭

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虎節人節龍節度有五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孝經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間髦頭義權荅曰秦時有奇怪

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摯虞決疑要註

舟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魯般刻爲舟崑崙山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爲舟不沉述異記

姑蘇陽山民以事之京師至張家灣附船回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求附貴人命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爲枕不覺沉寤寤悟身乃臥草野中衣囊籍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而日猶未晡行出

官道問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出閭門入一廟中少憇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但加小耳船尚沾濕探其尾則草履在焉其人大驚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耳談

車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帝乃令風后發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史路晉平公爲馳逐之車車成題千金鎰立之于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田差對曰臣聞之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

以家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築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平公曰善乃命左右去車漢宣帝嘗以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所至南翹王君仲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羽翅宛然足可長尺餘守車人云金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疑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直入光家至車轄上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稽康遊仙詩云翩翩金鳳逢此網羅

續齊諧記

簾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卽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構也有教授生通其侍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何靳一女婢也說奇其言卽以侍兒與生生一跳跡去旬月餘忽來言聞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說因歷指所寶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說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情懇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日公主爲上言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罷

宋史

劉氏鴻書卷八十終

鴻書

卷八十

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八十一卷

器用部

髻 鏡

燧人氏始

三代物

照鏡

榻 席 枕

懸榻

壬癸席

無長物

笛枕

武侯枕

塵 杖 鍋 瓢

捉塵

竹杖

紅蟲

山人瓢

酒壚 茶具 窰漆器

黃公壚 黑木合

柴窰古漆

炭 燭 香

瑞炭 分燭 返魂香

扇

宋元未有 草扇 扇墜

屐 傘 棺

讓屐 巧造能移 貨傘

棺鬼

圍棋

十訣 風急 爭劫

對談 第三 握中一子

亂局

投壺 牙牌

射鵲之義 按星辰

樗蒲 骰子 雙陸 打馬 鐵馬

一擲百萬 賜四緋 朱窩

褫袍 打馬賦 懸玉龍

卷八十一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器用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髻 鏡

婦人束髮為髻自燧人氏始實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為繩子向後繫之以荆梭及竹為笄用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喆胥氏始造木梳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堯時以桐為笄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玳瑁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傳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及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篋以玳瑁爲之漢明帝令宮人梳首合分髻髻同心髻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縮髻插通草五色花及東宮中梳隨雲髻卽暈妝隋文帝宮中梳無真髻紅妝爲之桃花面插翠翹桃蘇搔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異哉陳宮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居唐之徵也插翡翠釵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髻作啼妝坐愁髻

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縮髻樂遊髻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今古注云長安作盤栢髻驚鵠髻復作髻一云梁冀妻墮馬髻之遺狀也

國憲家猷

長安任仲宣家畜寶鏡謂爲三代物後有八字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高山石下得之後仲宣過洞庭風濤洶湧因泊州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詔仲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當歸我也因持鏡去仲宣覺視篋中已失所在

龍城錄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執

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黧面糊塗不可辨一執鏡而此物如驚忽失去病卽時愈蓋瘡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以照瘡不復見鬼矣

榻 席 枕

漢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任郡守皆招不至惟蕃能致焉乃設一榻以待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請名士徐穉爲功曹穉至特設一榻來乃下與其睡去則懸之於梁固知懸榻一事陳蓋兩施之談輅

申王爲猪旣供食不宜處於穢處乃以瓊龕粟粥待之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涼

河東備錄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旣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甚驚曰吾本爲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世說新語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深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斲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事物紺珠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
搗五更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
復然以爲怪碎之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
武侯雞鳴枕也 華夷考

塵 杖 鍋 瓢

世說曰庾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過麗何
以得在荅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藝文類聚

喪父用竹杖竹節在外應父節禮喪母用桐杖桐心在
內應母慈心 諸事音考

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走如飛其

嘴至硬

異苑

唐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
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耳至新渠有識
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初潭集

酒壚 茶具 蜜漆器

瑯琊王濬冲爲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共酣
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
便爲時所羈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初潭集

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爲具

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宋書

古窰器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麓黃土近世少見古漆器出南蕃西蕃雲南莎羅樹子內綿織者與剪狨相似濶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服

夷門廣牘

炭 燭 香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瑞炭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頓驅寒况

辟寒

東海貧婦徐與鄰婦李會燭夜績徐貧不繼燭李曰無與夜也徐曰自妾會燭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爲燭不繼故也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餘光不使貧妾蒙見哀之惠乎遂復與夜

列女傳

太倉天妃宮永樂初一日僧自外歸見厨下湯沸揭視之見二卵煮將熟詢之言行童於鸛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生且免其鸛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

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入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給之自此香是三寶太監捨貢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後數年倭人復來老僧已故矣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倭曰此仙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說海

扇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

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克貢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

國憲家猷

蘇長公臨錢塘曰有陳訴負錢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春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扇來吾當爲汝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遂盡償前逋

長公外紀

宋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
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張循王曰臣
於清河坊舖家買得召問舖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
問回奏云于候潮門外陳宅厨娘處買得又遣問厨娘
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
兆舖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西湖志

屐 傘 棺

洗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
跣足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鄰士曰非卿屐邪笑

而受之

前代士夫皆乘車而有蓋至元魏之時魏人以竹碎分
并油紙造成傘便于步行騎馬傘自此始又曰魯班之
妻造之謂其夫曰君爲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爲人所
造能移千里之外

玉屑

江南周則少賤以造兩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闔後主戲
問之言臣急于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霪雨連月則道
大亨後生理微温至于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后主曰非
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
以爲高密侯實謂之耳

清異錄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車上臥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下車徑入王車中迴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凡人家殯殮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搜神記

圍棋

圍棋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夷門廣牘

謝密與客奕密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密悟乃殺之

南史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世說新語

王積薪隨明皇西幸宿山中孤姥之家簷下夜忽聞姑與婦棋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而已共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北矣吾之勝止七枰耳遲明王具禮出局盡平生之好市子未及數十姥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竟失向室

異叢談記

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爲對手王子出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

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涼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爲局光潔可鑿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下着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似狀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可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夷門廣牘

宋待詔賈玄嘗侍上棋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知不

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于水中局既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事文類聚

王荆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作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似乎能忘情於得喪者矣而又曰諱輸寧斷頭悔悞仍批頰則固有不盡然者

投壺 牙牌

投壺戲乃東漢蔡遵所製當光武延攬之餘休兵講義圖像雲臺斯時政安務舉四境晏然蔡公當蒞事之暇羣僚宴集樂意相酬設此投壺一則以勸侑佳賓二則以綱紀律度三則亦彷彿射鵠之義

投壺記

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記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人性之剛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于八節之間其他牌名類皆合倫理庶物器用至宋仁宗時

始頒行天下

諸事音考

樗蒲 骰子 雙陸 打馬賦 鐵馬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枚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黑其一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本傳

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王與貴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易

潘氏紀聞

一除紅譜蓋楊提舉廉夫當元季之亂避兵吳下與二三遊好妓小蓉瓊花等日賭除紅其負者脫妓鞋觴之謂除紅者除四紅言之也或曰宋天官冢宰朱河所作也故俗訛爲朱窩云

六博碎金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絕袍爲對則天笑曰此裘價踰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

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語林

歲令云祖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
行揖讓之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援興樗蒲
遂廢寔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齊驅驥騄疑穆王
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珮響方驚
玉輶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胡
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以惜障泥或出
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
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
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立鳥道驚馳螳封安步歌嘔峻

坂未遇于良跼促鹽車難逢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
在天心存戀豈志在着鞭止蹄黃葉何異金錢用五十
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覈其殿最運指
揮於方寸之中決勝負於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
情游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指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
饑少謝騰驤之志將圖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
故知幾而先退或御枚緩進已踰關塞之艱或奮勇爭
先莫悞穿塹之墜皆因不知止足自貽尤悔况爲之不
已事實見於正經用之以經義必合於天德故遶牀大
呌五木皆盧瀝酒一呌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

之師別野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
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袁彥道布帽
之擲也

夷門廣牘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嚮夜不能寢帝爲作
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
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之今之鐵馬
是其遺制

雲窓志

劉氏鴻書卷八十一

終

第八十二卷

音樂部

樂律

八闕五鍾

開元增三和樂

六律十二調

易為律法

師延師曠

紂拘師延

季札觀樂

秦青

郢謠

戚夫大謠

永新謠

鍾

鼓

磬

鍾毀

鍾鳴

銅鍾

鼓通

鼓不鳴

村鼓



太真擊磬

琴瑟

移情

聽聲

懸琴

辨聲

五絃

吳蜀聲

不治眼

八鬼

亡國聲

笛箏

篴篥

二龍聽笛

桓伊撫箏

稜等登

帳中箏

篴篥調

琵琶

以手批把

段為琵琶

安公子

羅黑黑

羅程

蕤賓鐵

段師神人

大小忽雷

鄧曼兒

梨園

社南社北

傳奇院本

凝碧池

兩霖鈴

妙伎四輩

卷八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二

宣城劉仲達纂輯

音樂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樂律

樂之來尚矣自葛天氏有牛尾歌黃帝有景鐘而樂已具矣呂氏春秋曰葛天氏八闋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之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人物之極此葛天氏之八闋也管子曰黃帝依五鐘青曰太音赤曰重心黃曰灑地黑曰隱常而景鍾其一也此黃帝之五

鐘也通典帝系譜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簫韶而又有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至於禹之時以五音聽治垂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今鬻子淮南諸書皆具載此至於設簾持賢與夫揚旌取王對而言之猶見王融策秀才之文成周之時大司樂有六代之樂而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鍾師有九夏之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鼈夏樂師有

六舞曰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鼙鼓鼓軍事以鼗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此六鼓也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此四金也漢宗廟則有嘉至樂永至樂休成樂永安樂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則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則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之來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成安之樂美禮之

已成也高祖六年又有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
昭□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
樂者猶古之□□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
能以樂終也大抵漢因秦舊事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
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叶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
九章之歌曰練時自曰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曰西顛曰
元真曰惟泰元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景
星曰齊房曰皇后曰華燁燁曰五神曰朝隴音曰象載
瑜曰赤蛟者是也漢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帝二年夏侯寬
更名曰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華爽旄翠旌
有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曰我定歷數曰王侯秉德曰
佳華美方之類是也夫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
制氏世爲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
得於竇公樂書者見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
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樂記漢樂之述古者止於此
而已叔孫通因秦制而爲享祀之樂欲倣古采齊肆夏
清廟之奏此猶可也沛宮之歌特一時醉語而使禮官
隸習施之原廟相如等所爲歌詩非有和順積於中者

而郊祀用之恐我將思文王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是也蓋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闈孺鄭聲洋溢於朝廷而王侯貴戚類以女樂相尚安望其移風易俗哉故太史公樂書曰余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壞未嘗不流涕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爲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捐憾爲樂樂其如此也武帝作十九章令李

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次序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幸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顛冬歌元真又嘗得神馬於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之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爲歌汲黯進諫曰今得馬詩以爲歌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前漢禮樂志曰是時河間獻王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今漢郊廟詩歌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平當議雅樂復寢是

時鄭聲尤甚哀帝罷樂府官然百姓浸漬日久不制雅樂以相變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祖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皞爲玄冥雲翹育命之舞明帝永平用曹元圖識之言改大樂爲大予樂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爲文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焉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用焉章帝籍田班固奏籍田歌帝又親註詩歌四章列在食舉及制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東京大亂後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平荊州獲漢

雅樂郎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魏明帝改漢天子樂曰大鈞而繆襲改漢蕭韶歌十二曲而更爲之辭晉武帝時荀勗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作新律元帝南渡時無雅樂至孝武破符堅獲其樂工楊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至宋之樂則以永而爲名梁之樂則以雅而爲名如皇雅寅雅介雅需雅之屬皆梁樂也陳之樂則以韶而爲名懋韶通韶潔韶穆韶之類皆陳樂也隋之樂則以夏而爲名如昭夏皇夏肆夏需夏之類皆隋樂也唐興卽用隋樂武德時

詔祖孝孫定樂始至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樂張文收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叶其聲音而五虛鍾皆用於是用十二鍾○開元中又增三和樂共爲十五和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祓和以至于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凡十五和焉唐禮樂志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雜用於燕樂而燕樂又有十部初高祖及隋制設九部樂曰燕樂伎清商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龜伎安國伎疏勒伎

康國伎及太宗平高昌收其樂自是遂有十部樂其他諸曲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放元宗有散樂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問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常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盜起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湮獨其餘聲遺曲聞者爲之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爲戒不可考法也宋所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故有和峴所定之樂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二典樂章皆太宗聖製真宗時樂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覆

仁宗聖祐肇創雅樂名以大安帝親御宸殿閱焉律度契乾坤之正聲氣協陰陽之純小音紆徐大音徼越匪霆匪雷天籟自鳴百度秩八風從冕旒虛已以當宁俊又儼容而布列如觀周舞而見分綴憲左之有容也如處舜廷而見堂下之奏異也皇乎休哉初景祐三年仁宗命李照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及皇祖又命胡瑗等攷正范鎮司馬光皆預焉元豐三年神宗詔鎮與劉凡定樂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哲宗卽位范鎮造樂獻之下李照一律有奇上御延和觀樂實元祐三年也

羣書攷索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爲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爲黃鍾丑爲太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鍾辰爲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宮戌爲無射亥爲應鍾陽管有六爲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爲陽月之管謂之律陰管有六爲呂者謂太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此六者爲陰月之管謂之呂變陰陽之聲故爲十二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爲樂故有十二垂之樂焉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爲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筒吹以準鳳鳴而定律呂之音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皇是故太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爲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足五聲然後爲十二律旋相爲宮周景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漢文帝令張蒼定律曆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房受學於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

生三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生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之變於六十四也杜祐通典曰古之神聲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乘爲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之數也管數多者則下生管數少者則上生相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術亦如之故辰

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故杜佑所載十二律相生之法乃京房蕤賓上生大呂之法也宋白續通典云前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終中呂皆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而京房等遂從蕤賓又重上生大呂冬季夷則上生夾鍾無射上生中呂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緣大呂之管三分益一以爲生於是大呂之管增而爲長所以自大呂以下相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按晉書律曆志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以候之用也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但梁武帝作鍾律論前代得失其

略云校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竝上生大呂而班固至蕤賓以次乃云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中呂其律過從夫仲春孟夏正相生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此說得之矣故禮記曰蕤賓之月陰已生而陽不用事故云上生大呂鄭康成註大師曰蕤賓又上生大呂蓋用此說也然杜祐通典言十二鍾爲十二律之正聲又有十二子律爲十二子聲其子聲半正聲之法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爲均其子聲口四寸口口先儒又有云如中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十二半之爲子聲之鍾故有正聲與有十二子聲通爲

二十四聲迭爲五聲合之而爲六十律也抑又聞之樂有所本中聲者樂之本也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楊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者信樂之本也黃鍾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生也楊雄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其音之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乎無不在其中矣夫欲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而求之也雖然樂

主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尺成於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無所準律亦自差司馬遷黃鍾之律八寸七分之一班固司馬彪說黃鍾長九寸聲最濁蔡邕鄭元杜夔荀勳等所論盡有損益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爲定荀勳當武帝泰始中校八樂八音不和知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令劉恭依周禮以制尺所謂古尺也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聲爲新律闡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勉律以命之其聲皆應時人稱其精密故前漢律曆志具言尺度量衡云度長短尺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度者分寸尺
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量者勺合升
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勺權者銖兩斤
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而
皆以黍而度之歐公作唐禮樂志亦曰聲無形而樂有
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
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爲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
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
而爲合勺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
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

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
弊而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
於黃鍾然後度量權衡相用而爲表裏使得律可以制
度量衡因度量衡乃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惟其法
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攷四者旣同而
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知矣

唐志

通典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冬至日之
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
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
變宮變徵而商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

武二聲謂之爲七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
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
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
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
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
無所變也故君總萬務不可以仇於一方事通萬務不
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北齊蘇夔駁鄭譯
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及月令所載五者所中並皆有
五不言變宮變徵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推此

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
譯答曰固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云天地人及四時
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大簇爲人始是謂
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四時之
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
四時不備是以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然太史公
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
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旣曰陳武請伐
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
下富庶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

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塵
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制律之
時而達制律之意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
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叶和而天地之氣亦
隨以正苟制律以候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
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天地之正氣以定一
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謂天地之正氣合以
生風天地之氣正而十二律以定殆謂是歟

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將樂器投
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過焉聞水中作此樂因聽
而寫之既還爲晉平公鼓之師曠曰亡國之音也得此
必于桑間陌上乎 綱目 ○晉平公令師曠鼓清角一奏
雲從四方起再奏大風雨隨之裂幃幔破豆墮落廊瓦
韓子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
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
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
絃琴則地祗皆升吹玉律則天人俱降當軒轅之時年
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
以奔殷而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于陰宮師延既被囚

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于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

名山藏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

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大聲夫能夏則大口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鄩以下無饑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

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左傳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

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尸子

謳歌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

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也

博物志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襄陽耆叢傳

漢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爲之和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漢事紀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迺居諸樂之上古有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卽分抗墜之音旣得其術卽可至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論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卽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旣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閣清虛喉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曲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輔於勤政樓觀者數千

萬衆喧嘩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
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
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
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
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
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
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
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樂府雜錄

鐘 鼓 磬

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宴子三人俱來朝

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
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
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于雷是以曰
將毀

晏子春秋

南唐江南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到一殿庭忽見先王
縲械甚嚴近問之曰主何至此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
和州降者千餘人寃訴囚此汝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鐘
鳴須延其聲受苦聞鐘得暫休息或能爲造一鐘尤善
吾在位嘗交聘於闐國彼王遺我一玉天王像吾嘗置
於髻中後藏於瓦官寺佛左膝無知者汝以此像爲驗

民既還具奏之唐主親詣瓦官寺果得玉像于佛膝感泣造一鐘於清涼寺其文曰薦烈祖孝高皇帝以玉像建塔葬於蔣山法苑

贛州興國縣大乘寺銅鐘宋紹興初忽一夕失之未幾有客言比者文潭漁者得一鐘鬻於天寶寺扣之無聲大乘僧詣天寶寺得之贖之不許乃相約曰扣之不鳴即非大乘物扣之鳴則是也天寶僧屢擊無聲大乘僧一擊即鳴遂載以歸山堂肆考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為一疊昏鼓四通為大蠶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响書

漢書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吾士氣衰而鼓不鳴何耶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山堂肆考

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士多盜崇為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諸村聞之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盜悉被擒魏書

太真妃多曲藝善擊磬搏拊之玲玲然多新聲太常梨園工莫能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為磬使擊之太真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始生有異質目光見日不瞬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

求為女攜歸京師後進入壽宮玄宗冊為妃着后服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房寢專席後宮無復進幸山堂肆考

琴瑟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畱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為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琴遂妙天下初潭集
秦王為荆軻所持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

而死琴女名漏月者乃彈作秦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力而起遂斬荆軻後名其琴曰超屏燕丹傳

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為戒十二國史

唐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山堂肆考

趙璧彈五絃琴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語林

趙師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蜀聲急躁若激浪奔雷○唐獨孤及晚年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唐書

嵇康遊於會稽入王伯通家新館內伯通曰此處有鬼怪不可宿康不聽彈琴而作至三更有八個鬼出現康心懼密口念乾元亨利貞咒三遍乃曰向有投宿者却是鬼害殺之也鬼答曰非我殺之見我來自懼而死吾

是黃帝之時樂官伶倫等也因被佞臣所謗枉殺我兄弟八人埋在此地伯通不知築墻壓我願先生取我別葬我教先生琴一曲名廣陵散鬼取琴彈一遍康卽能彈具告主人曰館中殺人之鬼我見之備說前因伯通使人掘地果得八鬼骸骨葬於別處館內永遠太平其後康以是曲彈之鬼神皆泣金鐵皆鳴

玉屑

子路鼓瑟有北鄙聲孔子聞之曰先王制音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

尺之軀哉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

改過矣 家語

笛 箏 篪 篴

笛 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當時後
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
吹笛謨為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
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
耳政即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
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異其曲政視舟下
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

即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失其所在 樂府雜錄

謝安功名盛極嫌隙遂成晉武召桓伊飲安侍坐伊撫
琴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
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
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愧色 晉書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答詞語一出
榜元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盧肇首魁有故不至次乃
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則俯而致詞意本言稜
等登科而稜頽然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

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翼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聲耶

玉泉子

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着帳邊卧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諸兵卧布出帳去兵不覺也

英雄記

漢霍里子高朝鮮人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攜篋篋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淹而死當奈公何音甚悽切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

引篋篋寫其聲為篋篋引 太平御覽

琵琶

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北齊高洋兒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獨異志

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東巡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宮曰君商

泗水
五
曰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吾是以知之汝可托疾勿去
教坊記

唐太宗時西域進一胡善琵琶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
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
此曲吾宮人能之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胡人謂是宮
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太平廣記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爲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於武
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旣審上曉音律尤自
刻苦往往令侍嬪御歌必爲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
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

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
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
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
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爲恨上曰汝輩
所惜者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鋼皆襲所藝次有
裴興奴與鋼同時曹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
長于攏然類時人謂曹鋼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
朱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于曹綱盡鋼之能鋼常
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野值

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卽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方響一片葢蕤賓鐵也以指撥妙律呂相應也

樂府雜錄

唐貞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兩市祈雨因鬪聲樂崑崙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腰必謂街西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妙絕如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翼日德宗召入令教崑崙段師曰請彈一調崑崙彈段師曰本領何襍兼帶邪聲崑

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學時會隣家女授一品絃後更易數師段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能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得師之藝又讓皇帝子漢中王瑤聞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

山堂肆考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方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鉤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

就岸卽秘噐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死投於河中錦綺卽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卽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鷄子過其門私於墻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翼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卽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

羽調錄

鄧曼兒善琵琶樂府推爲第一黃巢頗狎之鄧灸其右手託以風痺未嘗爲執噐奏曲鄧曰某出身應役朱紫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以此樂樂他人矣巢大怒斬之屠其家焉

五代史

梨園

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云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韋述開元譜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副淨爲叅軍一曰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

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淨同上而未泥卽生裝孤卽旦引戲則末也一說曲貴熟而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開而曰淨反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矣副淨始於漢和帝時館陶令石丹犯賊和帝惜其才原其罪令於設宴着白衣阜巾使伶優戲而辱之名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夢遊錄

安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王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祿山宴徒黨於凝碧宮其樂工皆梨園子弟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

槐花老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三等定罪肅宗聞詩特宥之

唐事

唐帝幸蜀南入狹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雨聲相應帝旣悼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時獨梨園善鬻樂工張徽從帝以其曲授之洎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於望京樓令張徽奏此曲不覺悽愴流涕其曲後入法部

明帝別錄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煥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人因避席擁鑪火以

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蹟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煥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已入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環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煥之卽擲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皆起請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集異錄

卷之十

張相在田... 文獻字

次... 因... 效... 入...

日... 入... 田... 樂... 官... 所... 入... 可... 里...



第八十三卷

方術部一

筮得建侯

占之遇鼎

偶筮得旅

繆繆有聲

見鳩知酒

算牡丹

垣下生

袁天罡

趙遯

李淳風

蘇立明

梟鳴

賈秋壑

金世忠

此翁又出

堪輿

崑崙第一友

汴城步月

浮屠泓

厲布衣

朱韋齋

葬此拜相



星家

李虛中

白骨封侯

劉日新

張金鼓

風鑑

始三代

相物相馬

唐一行

庚夘

丁重

歿於白馬

半生食胡

馬亮

學士眼

天日之表

秦長脚

可惜

秀才皇帝

卷八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方術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占筮

傳說賃為赭衣者春于深岩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

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商以玉帛聘為阿衡也 名山藏

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無足不

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

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日

子貢果乘舟至 家語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
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
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至 庖犧先文

漢武帝喜遊天下忽見一坑遣使者視之知深幾丈使
者還對坑深不知幾丈武帝曰朔多智使往視其深淺
方朔對曰坑深一百二十丈武帝曰先生何以知之耶
朔曰臣到以大石投坑中傾耳而聽之久久乃到僂僂
有聲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以此知之 漢武故事

東方朔閉門三人俱行乃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
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須
臾主人出酒卽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酒乃問其故
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
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之 本傳

諸葛穎精于數晉王廣引爲參軍甚見親重一日共坐
王曰吾卧内牡丹盛開君試爲一筭穎持越策度一二
子曰牡丹開七十九朶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政合其
數但有二蕊將開故倚闌看傳記伺之不數十行二蕊
大發乃出謂穎曰君筭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吾
過矣乃九九八十一朶也王告以實盡歡而退 數略

太原王陟貞元初應進士舉時京師有善筮者號垣下

生陟從筮焉生卦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曰此卦
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歲狀頭遲兩年而生郎君待
此人應舉然後同年及第某所以訝之後累舉不第亦
不記垣下之所尅比張弘靖舍人知舉陟及第榜出復
于禮部南院序列叅主司各通姓名見首立者卽韋瓘
也陟忽憶垣下之言試問其年荅云春秋一十九年陟
遽應之先輩所隱祇二年何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
年生瓘瞿然乃取垣下生所記示衆衆大驚瓘由此以
實告出 定命錄續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事其妻謂曰汝占後
世子孫榮枯若何罡占之至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
助否罡又占得本府太守于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
卽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鎖家廟中匣外留字以示子
孫傳流不得妄動付與第十世子孫于某年月日時將
此匣送本府太守令伊起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
極貧思祖言于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府堂階下令太
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朽墮下公座打破開匣視
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玄孫之貧我救你墮梁之厄
太守俯伏拜謝薦其孫入仕 山堂肆考
張華原爲豫章太守善易卜人畏不敢犯令或當死者

卽放歸別父母時有一人犯盜尅日欲誅放歸別其人
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掘爲盜犯法當死
昨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刑所以悲哭朔曰
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于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
敢朔曰但用我計自當獲免汝可三遍行渡河卽取竹
筒盛水三尺常安于腹上仍于黃沙中卧三日然後可
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師恠久
違限乃以名申聞華原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深三
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而死其人竟脫焉續搜神記
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蝕當旣于占不吉

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
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于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
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

毫髮

隋唐嘉話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爲子卜當
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
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
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
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
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中

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

綱目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吐之率更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李太史與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隋唐嘉話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秋壑招之一日叩以飲食之事密寫緘封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頭

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客廖瑩中言日已晚可折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而已

衆驚賞

西湖志

金忠初名世忠鄞縣人精于卜居地名韓嶺洪武中同邑袁廷玉以相名一日過縣前見一婦人乳女于傍廊下哭聲悽甚廷玉就詢之婦人告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旗軍飲畢卽行矣言旣復哭之悲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表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貸償其酒值又貸米二斗贈之

別告之曰登舟卽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旣而舟泊西
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卽
愈如其言果瘥驚以爲神因厚謝之以故旅資遂不匱
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于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云
吉遂署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有成後官兵部尚書永
樂三年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詹事府事尋卒洪熙元
年贈少師謚忠襄子達年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以幼
童蔭官自此始

文獻通考

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
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踣藉而臥室
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卽以手足易位而
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脚踣石
耳上聽之不覺汗浹于背卽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
是後微行稍稀矣

客座新聞

堪輿

天下之山發自崑崙第一支入西域西竺等國人皆龐
碩延年第二支從于闐葱嶺入中國第三支行海外各
夷服去堪輿家譚中支入中國故自古帝王三五僉匪

嫡出漢文帝側室子唐太宗次世子宋傳太宗迄我聖
明神系亦非嫡派中支之說似驗筆談

秦蒙恬被收自嘆曰吾築長城起臨洮負海不無絕地
脉哉宋徽宗時有人于汴城中夜步月偶鑑盆水駭而
嘆曰天星不照地脉已絕此地不久當爲胡虜矣此亦
堪輿之可証者五岳遊草

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浮屠泓戒曰此宅
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悅曰
此宅氣候忽然索莫其必有取土于西北隅者與說並
視果有取土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令公富貴一

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說懼將平之
泓曰客上無氣與地脉不相連今欲填之猶人有瘡疔
補之他肉無益也說子均垧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后均
賜死垧長流常時言旨

宋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
一時有經其塋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
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因發
地而得書云布衣厲伯韶爲林某塋此千載穀食之地
後學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
遂揜之今林氏頗振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耳談

朱韋齋晦菴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其人久之荅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菴果爲大儒文公爲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堯山堂明嚴分宜閣老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啓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見聞錄

星家

唐御史李虛中用五行八字布陰陽生尅筭人生平休

外後世遂祖其說

逢原記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羗戰立功至指揮使所部兵坐不戰爲寨主撻治祈天性寬仁御衆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旣反遭杖責頗羞憤值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陶寫抑鬱初無榮望也卦成術曰君此夫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貴祈笑而不信士問曰有子乎曰有兩子頗習學武藝遂出長子庚甲示之士驚曰貴不可言成活國功名異日當享王爵至肩次子又曰此猶勝前者生當封侯祈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姓伊名憲文河中人隱居首

陽山下今海內將亂我不可久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
祈竟以戰歿二子延恩得官長卽玠官至使相死贈益
王次卽璘官至太傅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贈至
太師極品

夷堅志

劉日新金華星者太祖下婺之日召之推命荅曰將軍
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太祖怒
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
者貴爲天子太祖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
願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
以遍遊天下耳太祖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

腹內羅星斗許我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
金金不受持此一幄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
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
作別去遊京師遂至京師都市中推筭惟講命而已都
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言將官將星見梁地當封梁
國公然七日當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玉爲
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當上照映上目之曰
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
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在陛下前不妨但恐非少
主臣也上由是欲誅之因授意科道糾者問張尚書何

以勒罪張曰第言軍還不交運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上聞因逮劉至問爾與藍玉算命對曰曾筭又問爾命盡幾時曰盡今日遂殺之

近峰聞畧

張金鼓者吳人善星曆一日有丐卧簷下適一富翁僕從乘馬至金鼓家以命詢焉金鼓推其致富享祿歷歷如見翁去丐告曰適富翁與我生年月日不謬畧刻何貧富懸絕張爲丐細推之則曰汝生于舟乎丐曰某父舟傭張曰汝亦富翁但所處非其地若干大江之北汝之富可頡頏於彼丐者猛省有親識居淮安生理頗盛

竟往依焉其人有空房一所中有鬼物作祟人不敢入丐者至俾居之丐者于夜卧中聞鬼喧呼曰主來矣鬼復導入後圃大樹下若有所指丐荷鍤發之得金一窖有金鼓覆其上丐者遂持金鼓歸吳酬張張遂以金鼓爲號人之富貴固自有命但不得日者如金鼓耳

漱石新談

風鑑

相法論曰古有姑布子卿之術風鑑家寔始于三代

逢原

記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彘榮陽褚氏相牛又

有浮丘伯相鶴經甯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師曠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而相馬者又

有寒風吳相口齒麻胡相頰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
相尻代羯相胸脇管青相臆吻陳非相股脚秦牙相前
君贊相後 截江網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
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
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于善者吉
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
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
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
前程休咎豈能悉中 錢氏私誌

南史庾夔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
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尅江陵夔餓死時又有水軍都
督褚蘊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
餘載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
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
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于中領軍耳
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
嗟陵早夭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
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神清韻達可比衛
琢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

官則人遂以爲風鑑之驗矣然又有卒不可憑者孔氏雜說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棕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後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

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每至其所劇談錄

李德裕有相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死於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畜白馬後爲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鞠淮南獄事公坐是竄南海玄鑒錄

真宗時一術者且瞽令張耆夏守贊楊崇勳輩聽聲揣骨或中或否至王繼忠瞽者駭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

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之繼宗後爲高陽總管咸平中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姿儀雄偉以女妻之僞封爲吳王改姓邪律終於虜

玉壺清話

馬亮善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卽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常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貽謀錄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荅云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顯當知名然有遷涉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

文士傳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宋史

政和初秦檜遊建康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人入學至養正齋前時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人曰異事異事八座貴人已着一屋關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曰此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

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俱在其手滿座大笑客瞠曰諸公莫笑總不及此公後四十年其言悉驗

鶴林玉露

賈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遇一布裘道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似道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敗面他日復遇道人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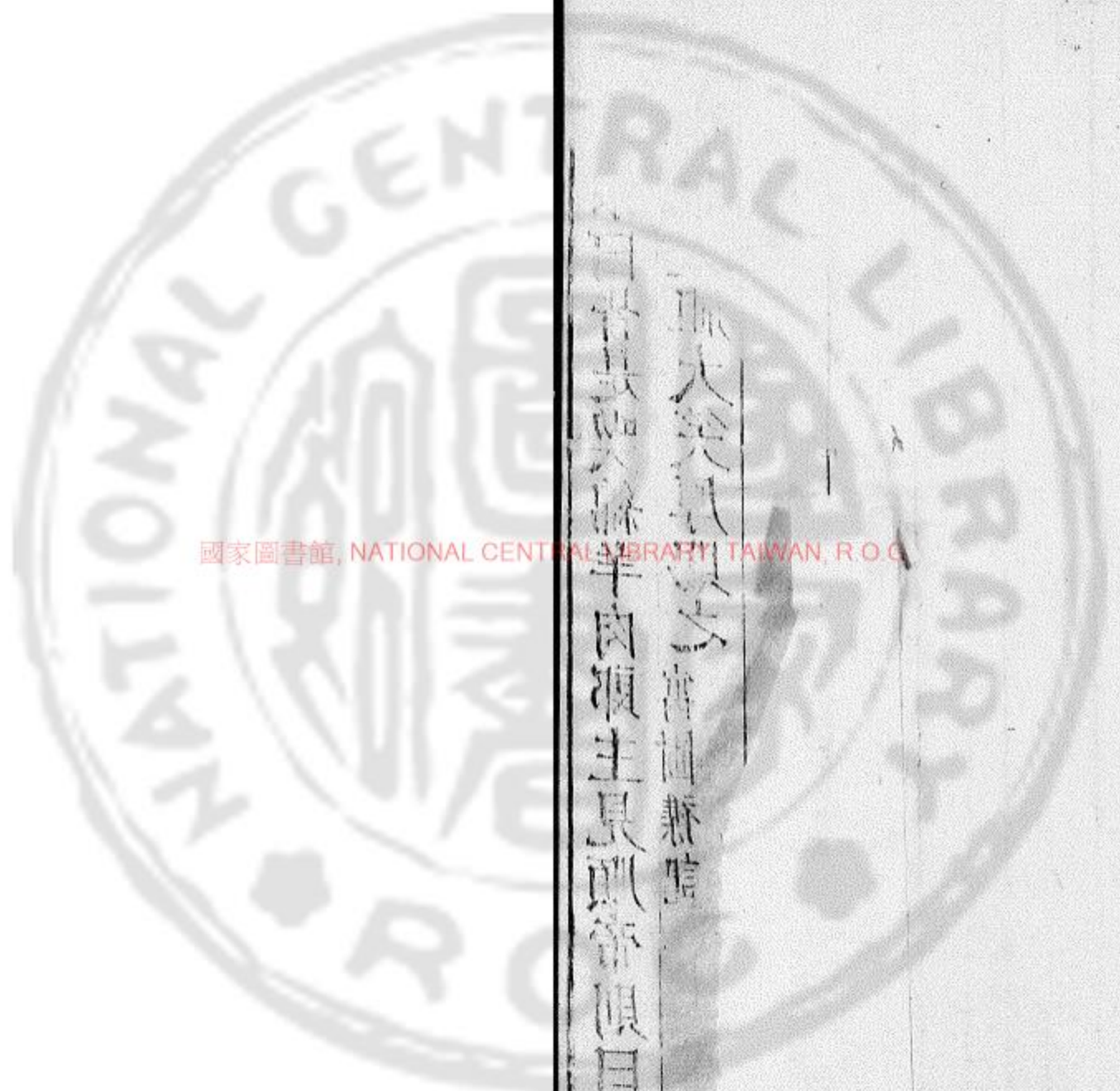
果悉驗

游宦紀聞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太宗藩邸屢相有驗登極授以太常寺丞太祖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表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喫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祖大笑厚賜之

寓圃雜記

劉氏鴻書卷八十三終



蘇大突以以文

濟補新時

自昔其如六蘇羊肉瀨主長頭帝限日又長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八十四卷

方術部二

醫

湯散

六畜心

火製四

春夏宜

號太子

劉勳女

劉涓子

鍼髮

聖火灸

一壯

三斛一壺

酒魔

憶老人言

赤丸

急病行志

鍼氣如烟

腹中蛟龍

相婆

在養正氣

善醫

徐秋夫



徐文忠

丹青

畫力

畫山水

良工

毛延壽

黃花寺畫

馬患脚

畫石

寫真

畫驢

畫鍾馗

關牛

木石

畫魚

烟雲

三類圖

畫虎

雪景

天下江山圖

仙筆

卷八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八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方術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醫手

湯者蕩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舒緩而治之也咬咀者古制也古無鐵刃以口咬細煎汁服之則易升易散而行經絡也凡治至高之病加酒煎去濕以生薑補元氣以大棗發散風寒以蔥白去膈上痰以蜜

本草綱目

古方多用六畜心治心病從其類也而又有殺時驚氣

入心怒氣入肝諸心損心諸肝損肝之說與之相反不可不慎

火製四煨炮炙炒也水製三漬泡洗也水火共製蒸煮二者焉法造雖多不離于此酒製升提薑製發散入鹽走腎而軟堅用醋注肝而住痛童便製除劣性而降下米泔製去燥性而和中乳製潤枯生血蜜製甘緩益元陳壁土製竊真氣驟補中焦麥麩皮製抑酷性勿傷上膈烏豆湯甘草湯漬曝並解毒致令平和羊酥油猪脂油塗燒成滲骨容易脆斷去穰者免脹抽心者除煩

本草蒙筌

孫思邈曰春宜省酸增甘以養脾夏宜省苦增辛以養肺秋宜省辛增酸以養肝冬宜省鹹增苦以養心四季宜省甘增鹹以養腎

枕中記

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國中庶子曰暴感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

史記

河內太守劉勳女苦左膝裏瘡迎華佗使視佗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斲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從瘡口中出長三尺

華佗別傳

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

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云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荅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卽齊聲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癰疽方一白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

宣鬼遺方

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酉陽雜俎

齊永明中有沙門自北齋火而至色赤子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稱爲聖火灸至七炷而疾愈京師有病瘦者以火灸數日瘥鄰人笑曰病偶自瘥豈火能爲及其人更亦頤癢病以凡火灸之不瘥更請聖火一灸而愈○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以此數老幼羸弱量方減之石藏用劉寅俱善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曰藏用匣中三斛火劉寅篋內一壺水

六帖

常元載以鼻聞酒氣便醉人以爲可治卽取針挑載鼻

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卽畏之是日載徑飲至
二斗五日倍是 玄山記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
至刺史若爲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
杖君當憶老人言願寬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
記憶遽令放之 定命錄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
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
丸打汝汝卽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
迎子豫旣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

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

病卽愈

搜神
記續

唐狄梁公德望冠絕一時尤精于鍼法平人之疴在高
宗時官同州刺史車至寨帷見一巨室書榜于門以富
翁一子頭生癩癭癢甚幾危醫者莫知所措手也公呼
病癭者至車前手取金鍼從腦頭鍼之癭應手而瘳富
室饋絹二百疋拜酬公公悉以資民之斃獨者是時民
間盛傳公有神鍼一切抱疴赴醫者千計車擁不得去
公曰急病行志耳予暇乎哉 筆譚

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爲鍼腿去鍼有氣如烟

出朝士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治得視鍼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鍼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舁牀就前於左腿氣滿處下針曰此鍼下彼鍼跳出當至簷板言訖遂鍼八寸餘舊穴之鍼沸然躍出果至簷板氣出之處泯然而合疾者當時平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

逸史

開元中有明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秘訣于隱上周廣觀人顏色譚笑便知疾深淺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晨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太促力頃復臥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以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華宮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純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甲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臥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

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大熱既困且渴因于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卽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嘉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傳述甚詳

明皇雜錄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痞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

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高齋漫錄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復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宗稱善智者以爲用文以醫諫

蓉塘詩話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高駢鎮維揚有術士家延火燒千戶主者錄之卽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恒如饑渴監刑者卽緩之馳白于駢駢名入親問之曰某無他

術惟善醫大麻風駢曰可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蠱蟲可盈掬僅長二寸然後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如上客

玉堂閒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

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爲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而禮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饑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談數

徐文忠字用和宣城人宋季之亂其先爲同郡仇人倪氏所滅時文忠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爲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爲娶有室及母老將卒哭謂其子始知其爲徐氏子然未能卽復其姓故文忠亦姓倪氏文忠自少傳其婦翁鍼藥方

術又善符呪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爲縣吏卽棄去
又爲安陸府吏復棄去遊吳吳大戶患濕腿疾延文忠
與療鍼行病除留爲郡吏時鎮南王妃臥疾不可起坐
王府御醫皆不能愈南臺侍御史禿魯以文忠名聞卽
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禮見賜之坐便殿道妃所
以疾苦延入眡視王曰疾可爲乎對曰臣以鍼石加于
玉體不痊且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忠因
請眡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鍼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頃請
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忠曰鍼氣已行請舉玉手妃不
覺爲一舉請舉之又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
賜賞賚無算聲震廣陵皆以爲盧扁復出也值天久旱
方士禱祈皆不應文忠謂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忠
曰臣請爲王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雨後
雷始驗其爲法爾文忠曰諾卽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
手布四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
陵月餘門下輻輳多所救活由吳郡遷武林未幾吳郡
守吳公秉彛被疾臥治卽醫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
雖爲吏而家日益饒嘗曰予所傳弟子亦衆然皆不能
如吾術之神彼急于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術游江湖
四十餘年所爲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責其報吾知施

吾術而已後謀復姓徐氏結告歸宣城省徐氏墳墓訪其宗族置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義之

釋史集傳

丹青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

畫譜

畫山不畫小畫水不畫均畫石不畫巧畫樹不畫孤畫路不畫直畫境不畫重畫貴不畫醜畫賤不畫清畫錯不畫俗畫古不畫今

丹青志

漢元帝見王嬙美召毛延壽責之曰何欺我之甚也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其遷於胡庭

是使亂國之物不逞于漢而移于胡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見聞

搜玉

漢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

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
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卞
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
師畫工於是差稀

西京雜記

後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絕
妖怪先鄴中有軍士女年十四患妖病其家以女來謁
元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畫也今天下有至神之
妖有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汝但述疾狀
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其女之父曰某前
于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神下乞恩又女常懼此畫之

神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女而笑因此得疾兆曰故無
差因忽與空中人語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良久兆向
庭嗔云何不速曳來左右咸聞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
笑謂其女曰汝自辨其狀形兆令見形左右見三神皆
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于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見八
神俱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軒下蓬首目赤
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
鞞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常見者兆令前曰汝本虛空
而畫之所作耳柰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
以象真真之所示卽乃有神况所畫之上精靈有凭可

通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
確瓶受水淋之盡而惡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湯以
淋須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後令擲去空野其女卽愈復
詢黃花寺僧雲敬曰此寺前月中一日晝晦忽有惡風
玄雲聲如雷震遶寺良久聞畫處如擒捉之聲有一人
云勢力不加不如速去言訖風埃乃散此處一神如洗
究汝所說正符其事兆卽冠謙之師

博物志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忽值幹
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方是知

畫通靈矣

西陽雜俎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
之時呆愚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
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
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
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
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
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髮差繆上始知維畫神妙徧
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灑雞狗血壓之恐飛去也

丹青記

郭汾陽女婿趙縱令韓幹寫真後又請周昉寫真二人

皆有能名。令公嘗列畫于坐末。因女趙夫人歸省。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也。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是日定二畫優劣。太平御覽

吳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于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其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到院。所求乃塗却畫處。盧氏雜說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鬚。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扼鬼睛。筆跡道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

之。常懸于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母指指鬼眼。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紵絹素畫一鍾馗。以母指指鬼睛。并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母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野人閒話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崇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

撫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長公外紀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君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上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俯仰

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喻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木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錫賚極厚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歷何地但歸後尚如夢中王氏揮麈錄

李思訓畫一小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有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臥遊記

郭熙河陽人宋李成善得烟雲出沒峯巒隱顯之態嘗

論畫山曰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
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議論可知其畫也畫譜
馬遠河中人後居錢塘光寧朝待詔畫院嘗畫三教圖
釋氏黃面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于傍吾夫子乃作
禮于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
古心江子遠作贊公卽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
吾夫子笑倒在地遂大稱旨山堂肆考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漑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
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
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後山叢談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
對泰山叔明張絹素于壁每興至卽着筆凡三年而畫
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于畫
且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
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
卽以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
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
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
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辟寒集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

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卽援毫左右揮灑顧元素成之元素復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國憲家猷

吳偉江夏人少爲農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名且日于猪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傍出泉一線命偉掬飲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意直與寡人成國公延見以小仙呼之後憲宗召至闕

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有時大醉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淡生屏障間上嘆曰真仙筆也偉出入傲慢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日喜從諸豪客競集妓館劇飲孝宗登極復召見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章曰畫狀元後稱疾歸武宗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酒死偉挾一枝辱名者三獎借賜予詞臣所無洵榮遇哉古今錄

劉氏鴻書卷之八十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書

卷五

第八十五卷

方術部

射御

丁侯

顏高

飛衛

中目

咎君謨

賈堅

陳康肅

命嬭

獵釣

石虔

快馬如龍

殪四豕

見今天子

蕭使君

見獵喜心

釣渭

泣前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幻術 遁法 冊法

郭璞 形若范金 得爪刀

鸞籠書生 香丸婦人 王弼

善禁 鐵冠道人 冷謙

遁甲 遁神 黃白之法

唐賡兒 老翁土遁 負理

卷八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方術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射 御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劇卜曰云崇在周丁侯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遣降勿復過也子之君自愈矣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去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

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
太公金匱

春秋魯人顏高射人中眉退而告人曰我無勇吾志其
目也此高之誇語耳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
射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由是
每進妙中高出天下如羿真能恥者也羿之所恥高之
所誇也此羿之所以能絕技於射也戰國楚熊渠子夜
行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而射之沒金飲羽羿逮事夏王
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
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
金匱子

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
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
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
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斃懸虱於牖南
面而望之旬日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
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之貫虱之心
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
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
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

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列子

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而從布衣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正史全編

咎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朝野僉載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

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者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

初潭集

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汝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出其夫爲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旣歸其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觀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子身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愧謝請自改妻喜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於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問其故升諸景公以爲大夫表其妻爲命婦

晏子春秋

獵釣

晉桓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桓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瘧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王氏彙苑

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礮礮聲放箭如餓鴟叫平賊中逐麇數肘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酣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

南史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板

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唐史

唐明皇居東宮日出獵逐兔馬決入他人苑左右皆不能制隱隱望山洞軒中有人語笑乃下馬繫古槐獨步而行見五六人皆衣冠子弟輩聚飲其中衆不知是明皇俱起揖帝居主位中有愠帝居上坐頗不樂一人乃起曰鄙夫有令能如令方可舉盃帝曰何令也曰以祖上官甚崇者先飲帝方渴乃索酒其人曰願聞祖上先帝曰吾飲而後言乃飲一大卮云曾祖天子祖天

子父天子見今天子乃上馬衆隨而視見連錢金勒雙龍繡鞵馬走如飛衆方驚也

青瑣高議

唐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瘡不能歸乃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悉窣有人聲初以爲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鞞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鳩駢匝百許步長人卽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獵汝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鎗死若干合網死若干合

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言訖羣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某等之命分固應然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卽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兄善謀汝等可就彼祈求羣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卽東行羣獸畢從時薪者疾亦少閒隨往覘之旣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正熟寢驚起見使者曰濶別旣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羣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救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虎老麋皆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卽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知己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納之則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至矣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豔絳州盧司戶善釀醪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少頃老狐負美女至纔及笄歲紅袂拭日殘粧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香氣酷烈嚴四兄卽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納一囊中

以朱書一符取水喫之二囊卽飛去薪者懼且爲所見
卽尋路却回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
獵矣 玄怪錄

宋程明道少好田獵旣見周茂叔後自謂無此好茂叔
曰言何容易此心潛隱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見獵者
於野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
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
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
鯉剝復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自此知其富貴 六韜

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取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
其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
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

國諸侯

尚書大傳

幻術 遁法 丹法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
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
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
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
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

復爲投符井中數千赤衣人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
璞携婢去復數旬而廬江陷

搜神記

太和中崔元亮爲胡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
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
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以紫丸蓋以方瓦
疊炭埋鍋備而燄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
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
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
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自
言者皆妄焉耳

唐年補錄

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
恭曰卽當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
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海賊孫恩孫泰師
之傳其術亦多驗

西湖志

續齊諧云許彥行遇一書生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鷺籠
中彥戲許書生便入籠中與多鷺並坐負之不見重至
一樹下書生乃謂彥曰欲設薄饌乃於口中吐一銅盤
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又曰向將一婦人來今欲拒
之遂吐出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書生
醉臥女謂生曰向竊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書生

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之久而書生起復吞女子及諸銅盤惟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藉意與君相憶也

五色線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爲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母以餽飽一盂食之有鄰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又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於道觀前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爲人傭書其家人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匿其主緊要文書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悲憤歸取先人業肄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閑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回顧

看之屢屢有惡少年數人於路指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年污衊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爲報之翼日婦命侍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雖爲郎君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緣後可一見於某所第未可嚮邇盡歡有日也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目逆之翼日侍兒復至曰主母治杯醴屈郎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間所無獨

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命也啓視則人頭數顆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生驚欲避去侍元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斷處粟米許頭漸縮小至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更忘亦欲假手於郎君生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君第少淨室夜坐焚此香於爐香煙所至君卽急隨之卽得志矣有所獲須將納於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煙而往初不覺有墻壁礙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闇夜每至一處煙嫋嫋繞惡少年頸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床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塵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覺生遂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於是煙復嫋嫋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煙甫収火已寒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如彈倏然飛去鏗鏗有聲生恐婦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侍兒曰得之久矣主母傳語郎君曰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爲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女紅記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廬陵巫王萬里以妖術延安龍沙市見辱於弼夜遣鬼物害之弼方讀金滕篇聞窓外悲嘯聲啓視莫有所見翼日晝復哭於門諮之曰汝鬼耶豈有宿寃將圖報復抑別有寃事亦當爲汝白焉鬼曰我周氏女名月西居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母死百有餘日當重紀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兒父兄皆他出以兒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柳林反接手於樹先髡兒髮次乃穴兒心肝暨眼舌耳鼻之屬粉之爲塊咒劫精魂使附於紙形爲奴稍怠則以針刺苦痛

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害兒心不忍也君其爲兒白諸語訖嗚咽時在弼坐者十八聯署姓名具白於縣急捕萬里與月西反覆辨鞫仍錄其行橐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旣伏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爲耿頑童我爲李延奴其寃與月西類洪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弼有異術貢於朝太祖賜以衣物遣還

博物志補

趙炳東陽人能爲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卽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時遭兵亂疾疫大起與閩人徐登遇於溪上各試

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禁枯木木卽生蕘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術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乃故升茅屋支鼎而爨主人驚懾旣而爨熟屋無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沒後人爲立祠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水經註

明張中字景和號鐵冠道人臨川人孝陵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綱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等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

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嘗戴鐵冠號鐵冠道人孝陵嘗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上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卽召道人至上手餅食未半卽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我無諱道人信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裡迤至洪武建文開始驗餘不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叅政鄧愈薦召至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毀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

耳後指揮康泰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省署
震擾之占類多奇中

近峯聞畧

世傳遁甲書既不可隱何取名爲遁及讀漢郎中鄭固
碑有云遂遁退讓遁卽循字蓋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
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雲

麓漫抄

錢塘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

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援金釵以
遺母旣而無所見母以語戴荅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
遁母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壺史

冷謙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嘗有汝人貧

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取焉慎勿多
取過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宦守之令其人敲之門忽
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
其引他日庫內失金守吏以引聞引內有人姓名命所
在執其人詢之詞及冷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歿
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乃以瓶汲水與之謙飲遽以足
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去吾輩皆坐死矣謙
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
曰出見朕不殺汝謙對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碎之
片片皆應遂不知所之

葉苑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奠回經山麓石罅
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
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
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隨須運致初
亦無大志事浸浩濶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
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
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旣而捕得之將伏法怡
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
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斃竟遯不知所終三司郡
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誅

野拾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
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吹笛太監尤喜數召
侍飲宴舟人憎焉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翁
曰毋恐命舟中炒麪若干曰是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
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麪和水爲糧戒勿言笑乃出小
囊於胸以七挑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
公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日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
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於澣失足踐船
頭乃云幾踏入水頓轡而去及夕從者返咸言烟水茫
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翁乃徐起

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方置酒申敬而翁躍
升於岸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道之
術白醉瑣言

劉向苦心力學爲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之試
遽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効驗下
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
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
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
日亦爲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舟
遇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
削髮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
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以不成富鄉公積
黃白書一櫃後爲顛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
世必無此術明矣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
佛腹中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
文海披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H

第八十六卷

方術部四

定數

灌口城

二十大夫

尉遲錢

職料由天

去周字

假天子

食萬羊

准狀特放

某官已定

白衣人在店

主三品食料

子發瘞金

牡丹當謝

立秋日回祿

相字

亾友

子瞻北歸

張乘槎

謝石

又謝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解語 嗅氣 聽

獸語鳥語 雀飛鳴舍 耿聽聲

王生

巫 匠 鞦韆

分行天下 狄唯謙 清河殺萬民

李處士 魯班 吳地大旱

韓志和 山戎之戲

傀儡 繩戲 銀櫛工

偃師 郭郎 繩枝

銀工家出相 杜太常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方術部 四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
中古堯得石鬲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
寒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已瑞
樗里子之墓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樗里子至漢高
帝造宮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

矧其先定已如此

野客叢談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
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
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爲卿相而終于處
貧修短貧富窮達具有定命

清著筆談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
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
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恭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
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
蓬首煨煉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問曰何故

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怒曰某
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
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人五百
貫具月日署名于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與其徒撫掌
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旣持帖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
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命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
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
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于梁上
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
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古

唐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窓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恠之間焉具以實對乃歎曰職料由天固自不虛

朝野僉載

則天初稱周方具告天開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仙童長二三寸執刀刻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字人知唐必先興

鳳池編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出都門貰酒一壺籍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旣覺有老人坐其傍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榮悒寧要知前事耶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有但更問苗曰某困于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翁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幽聞鼓吹

唐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

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
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
又召其僧請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
旬月矣不可逃去益不樂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
某之不誣也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窮其下
數尺果得石函啓之亦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
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詢其事對
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
盡五百羊耳公憐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
年爲丞相張公從事于北都嘗夢行于晉山見山上盡
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曰此侍御平
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于人果如師說乃知陰騭
果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于公且
饋五百羊公大驚卽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
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
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
荒裔

荒裔

宣室志

桑道茂初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某性命當
在公手所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茂懷中
取一紙云所犯罪愆乃是逼道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

笑曰遣某道何語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至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放以爲上客○按道茂知禍而不自避必待西平豈數不可逃耶亦異矣開元中吏部令史馬遊秦年滿當選侍郎斐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曰某官已定不敢復有所覬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荅光庭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也乃命疏其事自藏于楹棟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于驪山鑿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則如言爾

前定錄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李君與語圍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西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于月下凡書三封次第緘題云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食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爲窮矣仙兄書可以開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向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

晚矣望至昏時不敢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于此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烹茶夜艾坐視李君低頭笑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嘆感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旦留一文書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鏹而去鬻宅安居遂爲富室又二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弟二緘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開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卽登樓飲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乎明卽到此無錢卽道元是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出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

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危迫頗甚謂其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

廣異編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而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兼屬陰司晉公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于紙過後爲驗明且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其半賜晉公

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少服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荅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

代醉編

諸楊伯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瓶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瓶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今

顧在下何耶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覬耶

見聞紀訓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竇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祇備二尊人之用其弟儼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杙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爲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文海波沙

真猷吉清源人爲淮揚兵憲以病歸家居頗好道術緇

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闔者不爲通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惋曰吾以而主好道故來救其厄今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發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闔者因具言所以視其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畫大口小口青黃共色有解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心秋也口添畫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共色祿也凡染綠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

居東集

相字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髟而止索統曰此亡友也是日果

有友人訃至 潛居錄

宋蘇軾謫儋耳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弟轍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廷堅謫宜州以宜字下類直字也當時有術士占之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後子儋北歸至昆陵而卒子由退休於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金壁故事

張乘槎善相字浙江舊有拱北樓叅政蒞浙改為來遠樓初揭扁命槎占之槎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毋夫人病卒王延槎問故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

形去之二點相連泪點也又劉孟熙祖父居越有疾劉在錢塘延槎寫一豐字令占之槎曰死矣尚何占哉是晚訃音果至異日叩之故槎曰豐字之形山者墓所也二丰者塚上木也豆者祭器也厥兆如此庸非死乎劉常心有所欲占延槎而不言其事試令村之以驗其術槎曰書一字方可占適有小學生在傍正寫字習千字文至德建名立一句劉就指德字令占之槎曰子欲占行人耳劉曰然何時當至槎曰自今十四日必來劉曰恐事未了不肯來劉曰一心要來後果如所占劉問故槎曰德字雙立人乃行人也故知占行人傍有十四字

頭故云十四日下又有一心字形所以云一心要來也
相字心法

宋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善相字高宗微行遇於市然在
衆人中實不知爲上也上因舉杖于地書一畫令相石
驚因請再書上又舉杖於地寫一問字爲填土所梗兩
傍俱斜側飄飛石尤驚曰前字土上安一是王字也後
字問飛兩傍左右皆君必是主上遂下拜上曰毋多言
明當召卿次日召見便殿書一春字命相石奏曰秦頭
太重壓日無光上默然賜賚命出是時秦相專權聞之
大怒乃陰中以他事竄逐巖巖遂令一卒押行抵中途遇

一人依山而立舉招牌相字石自忖曰人亦有善此術
者乎因寫已姓謝字令相術者笑曰子亦術士也石曰
何以見之術者曰乃寸言中立身耳石又寫已名令相
術者曰甚非佳兆石逢卒則碎子同行者卒也未審何
姓卒荅曰某姓皮術者慘然謂石曰石逢皮則破子其
不返矣石曰數定固莫能逃也然予亦專此藝請書一
字試占子之行藏術者曰在此卽字也何以寫爲石曰
人立山傍成仙字子其仙乎術者笑而不荅轉盼間忽
失所在石竟不返按周益公二老堂雜志云謝石善拆
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卽呼萬歲其人不得

亂道石曰十月十日非今上而何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兀木至矣梁汝嘉再召朝廷復欲處以戶部寫間字石曰公五改官日有餘而言不足亦謂門字也其人果因以閏月計數少十八日又有以此字問之則曰士也門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驗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爲問爲其無可折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遇于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肆中以牌寫千字不識字者任其所指禍福皆應邵溥尚書第三子不肖遇其拆字卽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徽宗時嘗特稱承信郎一日謂

石我亦能拆字石詰之則曰汝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笑

說海

○潤夫以

宣和間至京師禍福奇中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一坐盡驚中貴馳奏翼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賜賚甚厚並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有姪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士

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以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邊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上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蛇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然不見虫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數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解語 嗅氣 聽聲

解獸語者介葛盧左傳解鳥語者公冶長衝波傳侯瑾

字子瑜燉煌又廣漢陽翁仲解馬語論衡李南亦解馬

語抱朴子詹何得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韓非子廷尉

沈僧照聽南山彪嘯云國有邊事因選人下梁典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公冶長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駝羊當亟取之冶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羊者跡之索得其角以爲偷訟之魯君繫之獄孔子爲之白于魯君不解歎曰雖在縲云云未幾雀復鳴于獄舍曰齊人侵疆當亟禦之獄吏白於魯君弗信姑如其言跡之齊師果至命冶長發兵奮敵獲勝因釋之欲爵以大夫冶長不受蓋耻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故沈佺期燕書有

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華夷考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襍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野語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真宗晏駕晉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生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汝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荅

日蹄西去而無回聲故云後公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

崖州山堂肆考

巫 匠 鞞鞞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與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船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爲姦所至于托長吏以邀賂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爲蠹弊與其徒宿于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藉以上聞仍請贓錢貸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唐史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爲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巫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厲流行毗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汝飛符于上帝請雨三日雨

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汝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慮有罪于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來此更乞祈禱郭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餽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于中堂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閣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逡巡四合雷霆震聲甘澤

大澍數尺于是士民白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吏將殫下民嘗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旁流昊天猶鑒于克誠余志豈忘于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談寶錄

魏道武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誠云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思滅清河一郡常

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寢處人莫能知惟愛
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門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
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
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

李翱刺合淝郡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
合郡肅敬翱不信巫覡處士來謁命械繫之明日夫人
背疽內潰遍召醫藥無少瘳愛女十人環牀而泣自歸
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不得已解縲綫而叩祈則
曰若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又誡曰慎勿箋易鉛槧公
卽潔手草祝語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旣逾

時刻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滅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
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
一字公曰無之生日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昔
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謝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
往

闕史

註孟子者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爲一人
耳後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
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鸞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又六國
時有公輸班爲木鸞以窺宋城似若兩人未敢決及讀
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

以爲一人者誤矣

常談考誤

○按酉陽雜俎魯班又名

般於涼州乘木鳶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然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

唐穆宗時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闢戾置于腹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

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已怖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聖躬臣願別進薄技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試爲朕作之志和遂于懷中出一栢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爾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

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于上前獵蝻于數步之內，如鷓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官門，悉轉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學圃薈蘇

北方戎狄愛習輕趨之能，每至寒食為之。後中國女子學之，及以綵繩懸樹立架，謂之秋千，或曰本山戎之戲也。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古今藝術圖

傀儡 繩戲 銀櫛工

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

斬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此疑傀儡之始。綱目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于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埋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兵。史遷傳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後翻為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髡髮善優笑，凡戲場必在排兒之首。教坊記

唐開元中，數勅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盜司競勝，直獄者語于獄中云：儻諸戲劣于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嘆無能耳。乃

各相問。至于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汝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于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着。拋向空中。騰躑反覆。則無所不爲矣。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旣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諸地。將一

頭手擲于空中。勁如筆。初拋二三尺。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狂狴。在此日焉。艷異編

李太宰邦彥家。起于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朝野

遺記

明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上梳櫛修甲。一日上見其以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問將何處去。杜對聖

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
甲何在杜對見藏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
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喜
謂其誠謹知禮卽命爲太常卿後卒塋于某山及宋西
寧之喪卜地其旁欲并購其壤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
塋側一路山卽是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九朝

野記

劉氏鴻書卷八十六

終

第八十七卷

花木部

總論

茱萸氣上

百木長

麻麥候

花十友

花榮寵

瓶花案頭

花之宜稱

春品 牡丹 白山茶 玉蕊花

雙頭詩

歐碧

一捻紅

紫牡丹

玉峰之約

白茶詩

瑞香

蘭 海棠

夢中香

竊花

昌州海棠

海棠吟

子美無詩

李桃

酴醾 瓊花

黃中字

李花咏

銷恨

鄴下桃

酴醾酒石

無雙亭

夏品

芍藥

藕

蓮

四人兆相

閨生療血

睡蓮

葵

榴

梔子

茉莉

漆室女

一丈紅

避秦人

六出

東坡咏

陸賈紀

秋品

秋海棠 桂

菊 芙蓉

八月春

味辛

桂花咏

比之君子

五美

黃菊賦

彭祖之術

真錦城

冬品

梅

梅粧

映日

醉雪

松栢竹

梧桐

木中詩

樹影不移

妬母草

煮竹

十抱竹

類君子

插竹

床竹青

竹實

金井閨生

黃楊 柳 桑

無火退閨 咏柳

春迎

桑耳桑子 西土所出

槐 楓 檜 椿

槐生 牀槐 楓人

夫子檜 夢稽詩

奇木

如何樹 桑穀 柳子 大梓

婆羅樹 木蘭 普舍樹 人形樹

連理樹 笛栢 琴桐 八十七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花木部 乙 太史鴻書并 刪正

總論

桃三年而實李四年梅十二年銀杏三十年桃十年而實
實小李壽三十年荔枝壽三百年柳一歲而丈三歲而
椽柞十年而椽二十年而櫛竹六十年一易根鐵樹六
十年而一華海棗五年而一實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
南陵金盤雲草一歲而一節蒼草七十年而益一莖奚
毒一歲為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

五歲爲天雄人參千歲爲小兒枸杞千歲爲犬子松脂
千歲爲茯苓楓脂千歲爲琥珀蒼草千歲而神栝根千
歲爲□□ 園史

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梅令人津
芥令人泣楓菌令人笑茗令人寤榆槿令人寐醉草令
人睡甘棗令人不惑左行之草令人口門冬赤黍令人
不醉太極山有采華之樹服之通萬國之語河中永洛
有無核之棗服之可以度世聚窟洲有返魂之樹其香
起死霍山有神草三十四種少室有壽榮之草服之可
通百神 玄覺經

栢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梓爲百
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王綸組也紫菜
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花木考

麻麥之相爲候也麥黃則藝麻麻黃則藝麥禾生于棗
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荆大麥生
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楊柳凡栽藝者各趣其時棗
雞口槐兔目桑鼃眼榆負瘤雜木鼠耳粟種而不栽奈
也林擒也栽而不種茶茗移植則不生杏移植則六年
不遂 玄覽

曾端伯十友調笑令云取友於十花芳友者蘭也清友

者梅也奇友者臘梅也殊友者瑞香也淨友者蓮也禪友者簷蔔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巖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友者醑醪也仍有玉友來奉佳賓謂酒也萬花谷

花之榮寵爲烟塵不染爲鈴索護持爲除地鏡淨落瓣不溜爲王公旦夕留盼爲詩人閣筆評量爲妙妓澹粧

雅歌

夷門廣牘

瓶花案頭亦各有宜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裝鏡梨花帶雨青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豔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一把堪贈此離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筆記

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蓮爲溪客木樨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醑醪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棠棣爲俗客曼陀羅爲心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花譜凡花之宜稱二十有六一澹陰二曉日三薄寒四細雨五輕烟六佳月七夕陽八微雪九晚霞十珍禽十一孤鷓十二清溪十三小橋十四竹邊十五松下十六明窻

十七疎籬十八蒼崖十九綠苔二十銅瓶二十一紙帳
二十二林間吹笛二十三膝上橫琴二十四石秤下棋
二十五掃雪煎茶二十六美人淡粧簪戴花之憎嫉十
有四一狂風二連雨三烈日四苦寒五醜婦六俗子七
老鴉八惡詩九談時事十論差除十一花徑唱道十二
對花張緋幙十三賞動鼓板十四作詩調羹驛使事花韻

春品 牡丹 白山茶 玉藥花

高宗後苑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賦詩上官昭容一聯絕
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似臭蘭人唐史
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

著按牡丹在中洲洛陽為第一在蜀天彭為第一大抵
浴中舊品獨以姚魏為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為第
一紫花以紫繡毬為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為第一白花
以玉樓子為第一故天彭號小西京陸游釋天彭花名
明皇時有獻牡丹者乃楊勉家花適貴妃勻面口脂在
手偶印於花上詔於仙春館栽來歲花開上有脂印紅
迹帝名為一捻紅云開元遺事

淳熙年桑子河堰東莊園紫牡丹無種自生過者競觀
有貴人欲分移之掘見石如劔題云此花瓊島飛來種
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生但值花時必

往宴為壽或有造花而凋謝者不吉惟一人李嵩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如臯志

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有女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戔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貌婉婉迥出於眾從以二女冠以三小僕僕者皆草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羽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四枝而去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景物輝煌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

之游餘香不散者經月康駢劇談

消盡林端萬點霞
藜藜綠葉現瑤華
寶珠買斷春前景
宮粉粧成雪裏花翟存齋詠白茶花

瑞香 蘭 海棠

○廬山瑞香花始綠一比丘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酷烈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王氏東苑

霍定與友生游曲江以千金求人竊貴戚亭榭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曲江春宴錄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有香。故曰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醲郁。草木子

幾樹繁紅一逕深。春風裁剪錦成屏。花前莫作淵材恨。且看楊妃睡未醒。北山海棠吟

子美居蜀數年。吟咏殆遍。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一及。鄭谷曰。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是已。迨宋名士賦海棠者甚多。往往用此為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云。不沾工部風騷力。猶沐勾芒造化權。王荆公

作梅花詩亦點此意。所謂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又凌景陽一絕。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釋。蜀都曾未識。詩人為不道。破而俱不解。子美無海棠詩之由。蓋子美父名閑。母名海棠。故其吟咏無閑字。而不賦海棠。固深有意耶。宋人何不知考。天中記

李桃 除穢 瓊花

黃中李為王母居龍月城所生。花開則三影。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甚於蟠桃。事物紺珠來禽花下不受折。滿意清明好時節。人間風月不待春。

昨暮臙脂今日雪。簡齋李花詠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逐日宴于花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消恨唐書

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李爛熳值諸公子延賞久之方去公幹問僕曰挽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莫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忘也遂飲花下作

歌行詠之玉堂別集

酴醾本酒名而新開花顏色似之故以為名嘗有詩云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山谷集

楊用修謂瓊花即梔子花似未確按齊東野語載瓊花惟揚州後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神

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敷榮焉後惟宦者陳源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瓊花園是然香色亦少異矣楊州志瓊花唐所植也一名玉蕊天下獨一株故歐陽脩作無雙亭以賞之到元至正間枯死七修類藁謂不惟瓊花不傳而聚八仙亦不知何似余觀今繡毬花八仙花所接其色白而不香瓊花豈即繡毬花而齊東野語所謂香色少異者耶或此園廢時人取其孫枝接于他處故花雖不流傳而名傳耳代醉編

夏品 芍藥 藕 蓮

宋韓琦守廣陵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朵乃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為郡倅王安石為幕官皆左選而缺其一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太傅升之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人皆為首相王氏彙苑

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芋以十二子為衛亦應月數博物志

宋帝時太官作血餅庖人削藕皮誤落血中遂皆散不凝乃用藕療血多效本草綱目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常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

葵 榴 梔子 茉莉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自嘆曰魯君老太子幼隣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馬逸踐園葵使吾終歲不飽葵吾聞河潤九里漸濡三百里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烈女傳

明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因問國人給之曰此一丈紅也其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亦自能詩花木考

榴花洞在閩縣之東山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

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荅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

一枝而出。恍若夢中。而往竟不知所在。

花木考

梔可染黃。其花白而甚香。五月間極繁茂。凡萍木之花

大抵不過五出。惟梔六出。

全雅

東坡在儋耳。見黎女簪茉莉。含檳榔。戲書几間曰。白雪

點頭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

本集

茉莉花。胡人自西

國移植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

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

而變。夏時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銷夏集

秋品 秋海棠 桂 菊 芙蓉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於北牆之下。後

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名

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

採蘭雜志

南唐後主嘗召徐鍇。至清暑閣。閣前地經雨。草生磚縫

中。鍇去復生。鍇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味辛

故也。后主令取桂屑數斗。勻布縫中。經宿草盡死。

談苑

塵世何曾識。桂林花仙夜入。廣寒深移將。天上眾香國。

寄在稍頭一粟金。露下風高月當戶。夢回酒醒客同砧。

詩情惱得渾無奈。不為龍涎與水沉。

誠齋詩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實。備受四氣。飽經露霜。葉枯不落。

花稿不零味兼甘苦性稟平和昔人謂其能除風熱益肝補陰蓋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臟也補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則風息火降則熱除用治諸風頭目其旨深微黃者入金水陰分白者入金水陽分紅者行婦人血分皆可入藥其苗可蔬葉可啜花可餌根實可藥囊之可枕釀之可飲自本至末罔不有功宜乎前賢比之君子神農列之上品隱士采入酒竿騷人餐其落英費長房言九日飲菊酒可以辟不祥神仙傳言康風子朱孺子皆以服菊花成仙荊州記言人病風羸飲竹潭水多壽菊之貴重如此是可豈

羣芳伍哉

本草綱目

菊有五美黃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貞質也杯中輕體神仙食也

鍾會賦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老學菴記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俗宜其名是日芳菊紛然獨榮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本紀

蜀孟昶僭擬宮花於成都羅城上盡種芙蓉每至秋時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城也張立因作詩以諫之曰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幽風七月詩成都記

冬品 梅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于含章簷下值梅花落額上拂之不去後人遂學爲梅花粧今安豐軍有花曆鎮卽此地也王氏彙苑

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鍾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常朝錄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視在大梅花樹下有翠羽嘈唧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耳龍城錄

松 栢 竹 梧桐

昔金人代宋時伐香巖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詩云栽松種栢興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

閑零落歲寒枝世傳以為怪異 浙川縣志

高祖在襁褓時母置放其栢樹之陰往餉田比及餉回

日斜而樹影不移 玉堂閑話

陸佃云旬內為筍旬外為竹故字從旬今謂竹為妬母

草謂筍生旬有六日而齊母也 廣雅

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簣而

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輾輓欺我如此 笑林

高潘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溱

州有通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澄

州有方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船竹東方有弓竹焉却

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長百尺 芸窗品

竹如君子自其為鞭為筍為竹伐而為器無一不可愛

者至于霜竹風稍雨葉愈觀之不厭真類君子也 經鉏

武帝平吳之後納孫皓宮人數十帝並寵之莫知所適

乘羊車恣其所如所至則宴寢宮人乃以竹葉插戶以

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晉史

廣州賊蕭某貌陋渺一目有智數坐強盜在獄踰年所

卧竹牀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人以為祥瑞因越獄

正統年間大亂大兵討之不能克至景泰初有大星夜

墮都督董興等大破平之

通紀

李旼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近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卽死陸龜蒙詩青蘗未成孤鳳餓唐詩老屋茅生菌饑年竹有花信非鸞鳳之食也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

丹鉛總錄

世嘗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黃圈文如井故曰金井非井欄也○事類賦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遁甲注梧

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月

爲一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

月令

廣義

黃楊 柳 桑

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于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爲梳不積垢

埤

雅

黃楊木無火一年只長一寸遇閏年退一寸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拂水斜煙一萬條幾隨春色醉河橋不知別後誰攀折猶有風流勝舞腰

蕭遠柳詩

昔隋煬帝冬駕幸維楊堤無柳葉帝問柳何時綠左右對

曰仲春後始綠上曰春迎之即至矣即命迎春于東郊

明日堤柳盡葉一望綠錦萬姓駭觀以為帝王兼權造

化隋史

孫真人千金正禪方春桑耳夏桑子秋桑葉服之三日

外令人身輕目明無眠睡十日覺遠智通初禪萬花谷

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

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

天錫應聲曰桑椹甘香鴟鵂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

前梁錄

槐 楓 檜 椿

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

更旬而始規六帖

呂蒙正方應舉儻舍建隆觀鑱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

啓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葺合抱是年登

科十年作相幕府燕閑錄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雨其樹

贅暗長三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神取不以法

則化去草木狀

孔廟有夫子手植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

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毀至隋泰帝
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
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
貞祐二年罹于兵燹無遺後八十一歲是爲元世祖三
十一年故根重發至皇朝洪武二十二年巳巳凡九十
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根本枝葉陵雲而盛與
故本無異其始枯也晉兆五胡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
觀之治再枯乾封丁卯武后竊政之兆興自後玄宗幸
蜀亂亡相繼以及五代再榮於康定有宋三百餘年九
儒之興罹於貞祐之火胡運將更重發於至元甲午七

十四年中原文物兆開是爲洪武之治廟中古種數多
異色叅天惟此本異於尋常萬萬聖人手澤蓋有係綱
常名教芘覆斯文甄陶萬品國運污隆如此泰山志
盧攜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其
語後九年拜相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雨樹則不濕
不搖鳳池編

奇木	如何	桑穀	柳子	神梓	娑羅	木蘭
	普舍	人形	連理	齒栢	琴桐	

南方大荒有樹名如何三百歲作花三百歲作實有核
如棗子長五寸金刀割則苦竹刀割則飴木刀割則酸
蘆刀割則辛食之則得仙神異經

商太戊時有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是小人居大位之兆於是退不肖而進賢修德乃止

原始秘書

今之柳杯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刺客得其首因梟于樹已而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爲飲器越當刺時方大醉故今柳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豈亦柳之類耶但柳漿素所醞而核之酒臨時所釀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木也

楮記

室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砍之猶不斷一人傷足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日勞矣又曰秦公必不休荅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

列異傳

晉永康元年巴陵顯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樹隨發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枝葉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

外國僧見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
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
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大是一奇迹也

荆南記續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于
此用構宮殿七里州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洲中
詩家木蘭舟本此

述異記

施州慢木寨有木名普舍樹普舍花言風流也昔覃氏
祖於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名那車復生根而活
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迺自落取而簪

之若他姓人往歌花不復落尤爲異也

湖廣通志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
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眉長六寸一分

京房易傳云皇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彙苑

詳註

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連理
樹三株株皆白石天成

洽聞記

慶曆中余靖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
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聞之已數十年
公遣人尋之見有聲出一大栢樹中乃伐取以爲枕聲

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性命工
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在月下吟笛之像雖善畫
者莫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遜齋閑覽

吳叔治夏月納涼門外時聞梧桐下有琴聲後一胡請
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
卽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爲北海主簿歸已爲
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至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
娃不加少漆斷磨光毫其文宛然各有神女弄琴之狀
云涼天月夜不鼓自鳴請留其一以相報叔治拒而不

受

女紅志

劉氏鴻書卷八十

七



第八十八卷

花木部二

五穀 稻 麥 豆

百穀

禾生

嘉穀

五里香

占城稻

神禾

人形

碧麥

白豆

木棉

綿花

始入中國

三種

菜品

蒿菜

茄樹

葫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果品

桃李 櫻桃 杏 楊梅 梨 棗

秋實 棗桃 稱餉

金杏 君字果 五臟斧斤

求大棗 四十九 算棗數

葡萄 柿 栗 金橘 柑

三種 七絕 數斛

河東飯 金彈 奇柑

蔗 瓜

庶出 高百丈 陰山得瓜

進瓜

草

護門草 芸草 女香草

蒼草 春草 教風 青草

吉雲草

苹 蕨

苹氏 夷齊食蕨 吐蛇

藥品

黃精 砒 龍涎

檳榔 又檳榔 地脂

枸杞

三稜草

雷丸

木瓜

人參

維揚十友

苦

薯

蕪明

蕪瓜

劉氏鴻書卷八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花木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穀 稻 麥 豆

梁黍之總名稻既種之總名菽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助穀各二十共為百穀 事物紺珠

范勝書曰禾生於寅壯於午長於甲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丙丁 類纂 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許氏說文

五里香江表惟長沙有好米是時新粳稻出上風吹之

五里聞香

魏文與羣臣書

占城稻成實早而粒稍細宋湘山野錄云真宗聞占城稻早耐旱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得十斛散於民間今在在有之無錫縣志

神禾原在鎬水東滴水西首起南山麓西至東交河而止劇談錄曰晉天神六年原產禾一穗重六斤故名名山記

鄱陽彭氏積穀至萬石及其孫已六十年矣萬曆戊子連荒以穀出糶一倉穀俱結人形約長五六尺刀斧擊之不碎人以爲穀久成神而分之又有官倉內穀成一

人處倉中人見之而不得倉穀散盡不知所在聞昔武庫年久未開偶開視中有一人眉目手足皆具特不能言耳或曰此兵器上人肉屑血餘結成者夫物久精凝理或然乎異識資諧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白元佐李元載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御風杜陽編

古人澄治思慮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

雖白豆亦無之矣性理

木棉

通鑑梁武帝木棉皂帳史炤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薈至春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棉土人以鋏鋌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茲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縲絲狀織以爲布按此卽今之綿花也○綿有三一曰絲綿出於蠶緝一曰木棉出於交廣名班枝花三曰草棉史炤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棉則非也其曰竹爲小弓長尺

四五寸今之制綿花弓長五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晴雷朱以真有弓弣弣綿一首可證今之綿弓勝于舊矣丘文莊謂棉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炤之說也

楊升菴文集

續博物志聞閩中多木棉植之數千株採其花可紡爲布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王叡詩紙錢灰出木棉花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黃蓋花片極厚近峰聞略云棉花入中國自我朝始丘文莊公記之詳矣舊云木棉卽今之班枝花也棉花種爲番使黃始所傳今廣中立祠祀之沈黃門炤曰番中有青紅白三種今

特傳其白者耳 琅琊代醉篇

菜品

蒿菜 園葵 茄 葫蘆 磨菰

王舜求云蒿菜出高國有毒百虫不近蛇虺過其下觸之則瞑目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 稗雅

園葵即胡葵世傳布種之口誦藝則滋茂故士大夫以

穢談為撒園葵 菓苑

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

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盛熟則梯樹採之

五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之別栽嫩者 小史集雅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眾客皆餒呼左右曰爛蒸去毛

莫拘折項諸人相顧以為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

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 太平廣記

磨菰瀕河之地多有之惟出考城者勝土人採食或曰

無種蓋遺腐船木所生也 夷門廣牘

菓品

桃李 櫻桃 杏 楊梅 梨 棗

桃李華綱目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

年未有書秋桃李熟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

綱目書桃李秋實一而已 漢武帝四年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回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

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不然